

《吉檀迦利》——宗教的色彩，泛神的思想

“吉檀迦利”的意思是“献歌”，诗集是献给神的，这是泰戈尔的一部颂神诗。《吉檀迦利》是本“宗教颂神”诗集的看法主要是国外的看法。泰戈尔将《吉檀迦利》译成英文在西方发表后不久，西方一家杂志就认为“它第一次最完美地表现了一种纯粹的宗教热情。”印度也有论者认为“这些散文诗所描写的无非是人对神的崇拜这些非常古老的题材。这些观念是很简单的，这些形象也是很熟悉的，几乎到了老一套的地步；但这部诗集却能妙语连珠，处处充满着奇思妙想。”国内也有论者持相同看法：“‘吉檀迦利’的意思是奉献。其中的诗是献给诗人心目中的神灵的……《吉檀迦利》所表现的，正是诗人对于神的境界的追求以及达到神的境界的欢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诗集乃是诗人宗教观点的艺术体现。”此说着眼于诗集的宗教意义，尽管论者们看到诗集中的“颂神”是不同于古代印度民族的颂神诗的新的东西，但还把诗集定位为“献给神的歌”，以诗集中对神的崇拜、敬畏、渴望来阐释诗作内容。

《吉檀迦利》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表现的是印度宗教哲学的特定内容。首先是对神无限崇敬的感情，如《吉檀迦利》第2首“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我生命中一切的羞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跃海洋。……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诗人还常常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神的踪迹，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神的显现和化身。他把自己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终于找到了“物我一如”的感觉，于是神便站在他的身旁。（第48首）。

由于神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爱关系，神在泰戈尔的宗教诗歌中，就总是表现得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且更是一种灵性的直觉体验。泰戈尔的神是万物化为一体的泛神，并非总是高高在上，冷漠傲慢，超然物外，而是就活生生地寓于人世间的缤纷万象之中。也正是因此，在泰戈尔笔下，神是十分神秘而不定的。他时而称他为“上帝”、“全世界的主”、“诸天之主”、“生命之主”，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万国之王”、“圣者”、“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父亲”、“圣母”，时而又称他为“惟一的 friend”、“最可爱的人”、“心爱的人”、“情人”；有时还称他为“光明”、“清晨”、“黄昏”，等等。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闪电雷鸣，都是神意的某种显现。

在《吉檀迦利》中，神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神出没的王国。他时而是静夜中来的行人（第26首），时而是小舟上弹着琵琶的陌生人（第74首）。他还穿着褴褛的衣裳，在最贫最贱最失舍的人群中歇足，和那最没有朋友的人们作伴（第10首）。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第11首）。

当神给世界带来了光明和欢乐时，诗人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第57首）诗人为大地上的光明欢笑，为实现了神人合一的理想欢笑。

正是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印度宗教使泰戈尔的诗歌围绕了一圈神秘的光环。

有论者认为“《吉檀迦利》所反映的泰戈尔的宗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人的宗教’”。而“诗人的宗教”的“实质和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是对真理的追求，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宗教。”叶舒宪先生明确指出：“《吉檀迦利》歌唱人的宗教，这个宗

教所崇奉的主神乃是自由。”

《吉檀迦利》——人道的精神，生活的理想

《吉檀迦利》是一部哲理抒情诗集，这是国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有论者强调：“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并非是一般的超脱尘世的宗教颂神诗，它的主旋律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它的内容与现实是紧密结合的；它实际上是一部抒情哲理诗，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90年代有论者以类似的话语做了如下表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绝非超尘脱俗的宗教颂神之作，其内容紧贴凡世此岸，整篇诗作洋溢着浓烈的尘土风俗。质言之，它是一部抒情哲理诗，显示了诗人对人类理想的艰辛探索，奋力追求和幻想实现的过程。”此说着眼于诗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把诗作与20世纪初印度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把握诗作蕴含着的诗人的追求和矛盾的情怀。

泰戈尔通过“泛神”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泰戈尔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永远与“真”同在，与“美”同在，与美好的理想同在，也与祖国和人民同在。因此泰戈尔的这些颂神诗往往洋溢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情，表现出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泰戈尔的诗歌表现对人生的思索，对生活的热爱。例如《吉檀迦利》中的一些诗篇：“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第12首）“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清晨一定会来，黑夜也要消隐。”（第19首）

泰戈尔崇拜神、颂扬神，但并不以神抑人。在他的人神关系中，两者是平等的。他认为神需要人正如人需要神一样。正是通过人，神才能实现他的爱。他在第56首中说：“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的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的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这种对人的强调和重视是《吉檀迦利》最富有特色的思想之一，也是泰戈尔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

同样，在《吉檀迦利》中，诗人对神的颂扬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与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神的颂扬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在《吉檀迦利》第35首中，诗人写道：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这首诗，与其说是对神的境界的赞美，不如说是对自己理想天国的憧憬，对黑暗现实的抨击。诗人在当时假、恶、美，于是只好到神的世界去寻求他的希望和理想。

参考文献

- S·C·圣笈多：《泰戈尔评传》，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 S·C·圣笈多：《泰戈尔评传》，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 何乃英：《泰戈尔传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 陶德臻：《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 牛宏华：《〈吉檀迦利〉符码破译》，《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
- 魏善浩：《〈吉檀迦利〉：印度返朴归真的新神话》，《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
-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 叶舒宪：《〈吉檀迦利〉：对自由和美的信仰和追求》，《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